

鲜明的时代特质和现实观照

——评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

马骏

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于11月12日在央视“一黄”开播，12月4日圆满收官。播出期间，该剧凭借松弛舒缓的乡土叙事、幽默质朴的人物设定，以及优美如画的自然人文风光，引发观众热烈热议。根据CSM全国网数据，该剧平均每日收视人次达到5200万，累计收视规模7.8亿人次；CVB中国视听大数据收视率达到2.83%，最高收视份额达12.52%。全网抖音话题播放量25亿次、全网热搜110个，口碑话题持续发酵。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，激活了毕节文旅经济，同时也带动了人才返乡热潮，在“十五五”规划即将开启的重要节点上，完成了一次紧扣国家政策、聚焦乡村振兴的时代表达。

润物无声：宏大命题下的烟火表达

在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的基础上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，将重心全面转向了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”和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”。“三农”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和战略高度。《乌蒙深处》通过讲述一群土生土长的悬崖村村民扎根农村、投身家乡建设的故事，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崭新气象。剧中描绘的“非遗+特色农业+山地旅游”的产业线，精准呼应全会“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”和“立足特色资源”的政策理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该剧一改主旋律政策剧的传统模式，不宏大叙事入手，转而回归个体视角下的生命体验，以阳光、诗意、轻喜感、烟火气、原生态的创作基调，带领观众畅快呼吸自然乡土的节奏韵律，将国家战略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质朴的乡土叙事中。剧集将镜头对准“乌蒙三棵草”青年群体的生活轨迹，用个体的选择来描摹乡村振兴的时代进程。返乡创业者麻青蒿带着大城市的市场思维回归故土，本土创业者袁苜蒲和吴艾草依托乡土智慧寻求突破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袁月亮以苗绣为载体守

护文化根脉。他们都是有着弱点和短板的普通人，却亲切鲜活、可信可爱；主人公群像曲折奋斗的心路历程，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精神图谱。我们一直强调遵循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，提倡新时代创作要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，《乌蒙深处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心灵寻根：乡村振兴下的美丽家乡

相信看过《乌蒙深处》的观众，都会对剧中动人的音乐记忆犹新。“千户万户，住在云之上。步撵青山，云中画波浪。一村一庄，承半生苍茫。阿婆阿婆，绣一朵故乡。”短短几句词，唤起人们对故乡的情感共鸣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此心安处是吾乡，那里有渐渐老去的双亲，有难以割舍的情缘，有泥土里生长的希望，也有新时代赋予的契机。正如一位异地务工青年在新闻采访中讲到的：“以前觉得回去等于放弃，现在才明白，那片土地藏着未来。”

当焦虑、内卷成为都市人普遍面临的困境时，《乌蒙深处》主创敏锐捕捉到这种社会情绪，设计了男主人公“离乡寻梦”又“返乡圆梦”的故事主线，这正是对当代返乡青年的真实写照。他们从一心进城到毅然归乡，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寻找着新的自我价值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剧中麻青蒿回到悬崖村，乌蒙山乡的巨变也真实呈现在观众眼前。新生的产业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，村里人甚至比城里人更有自信和底气。《乌蒙深处》打破了“城市反哺乡村”的单向逻辑，塑造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动态图景，人才的自由迁徙成为连接城乡资源的桥梁。他们将城市的市场需求、设计理念、商业模式引入乡村，同时将乡村的生态资源、文化遗产、特色产品推向城市，实现了城乡优势的互补互促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剧中情节直接照进了现实。《乌蒙深处》在央一和网络平台的热播犹如“催化剂”，点燃了青年

群体返乡创业的热情。据统计，在该剧拍摄期间，化屋村新增返乡就业近200人；播出仅一个月，毕节市新增67张民宿营业执照，一半以上的经营者正是看完剧后辞职回村的年轻人。《乌蒙深处》成为映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面镜子，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现实观照。

价值共赢：产业融合下的文化升级

《乌蒙深处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与芒果TV同步上线后，主流媒体纷纷专题报道；在抖音等社交平台，相关话题迅速突破圈层传播，引发强大的“云旅游”热潮。剧中乌江百里画廊的秀美风光、悬崖村的独特地貌，通过镜头语言转化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名片，网友纷纷留言“已被种草贵州之旅”。随着剧集的持续升温，其核心取景地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迎来了“追剧打卡”热潮，

形成“影视创作—文旅引流—产业增收”的良性循环。此外，剧中对苗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呈现，也让乡村旅游从单纯的景观游览升级为沉浸式文化体验。

从2024年开始，总台陆续推出了多部文旅+影视+消费的优秀电视剧，《我的阿勒泰》吸引了众多旅客打卡新疆，《日光之城》让观众感受到西藏的独特魅力，《灿烂的风和海》让网友憧憬去澳门邂逅一次恋爱，《驻站》让大家种草了“花城”攀枝花，《乌蒙深处》又让贵州黔西火热“出圈”。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类似《乌蒙深处》这样的剧作打造“新地标”、成为“种草机”，让优质影视剧为地方文旅注入新活力，为区域经济增添新动能，为消费市场创造新亮点。

（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电视剧项目部主任、高级编辑）



《乌蒙深处》海报。

乡村振兴的地域审美表达

——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观后

李芊芊

当乌蒙山的晨雾漫过乌江百里画廊，苗绣的银铃在“悬崖村”清脆作响，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以恢宏篇幅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芒果TV铺展开一幅兼具烟火温度与时代厚度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。这部改编自欧阳黔森长篇小说，并由他任编剧、韩晓军执导、毛晓彤和秦俊杰等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作品，以扎根泥土的创作姿态，从贴近生活肌理、浸润民族文化乡土气息、守正创新的现代化实践3个维度，完成了对乡村振兴主题的艺术转译与思想升华，成为新时代乡村题材电视剧的代表之作。

贴近生活，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现实生活复制，而是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捕捉与艺术提炼。《乌蒙深处》的创作团队深谙此道。欧阳黔森历时两年深入贵州9个市州、156个村寨开展田野调查，用脚步丈量土地，用心灵倾听民声，将无数真实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奋斗轨迹，熔铸为剧中鲜活可感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群像。这种“麻雀式解剖调研”的创作方式，使剧集呈现出令人信服的生活质感，让乡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自然流淌，让观众在家长里短中触摸到现实本真的烟火味。

剧中对乡村日常的描摹细致入微，充满了贴近生活的温度。女主角袁月亮与老绣娘吴恩芸对坐刺绣的场景，一针一线间既有技艺的传承，更有祖孙辈的温情流淌。老绣娘轻抚绣品上的蝴蝶纹念叨着“这是蝴蝶妈妈护佑子孙”，袁

月亮则将现代设计元素融入纹样。这种无声的对话，恰是传统与创新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写照。而“乌蒙三棵草”的创业，更是充满了生活的褶皱：男主角麻青蒿返乡创办民宿，先是被父辈吐槽“不就是农家乐吗”；又遭遇村里早已存在的高端民宿的挑战；吴艾草搞智慧养牛，既要应对牛群伤亡的风险，又要忍受妻子龙凤碧的“河东狮吼”，甚至为缓和夫妻关系不得不配合“给黄牛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”；袁苜蒲坚守高粱种植，在引入智慧农业设备时，既要说服守旧的村民，又要解决技术适配的难题。这些情节没有惊天动地的戏剧冲突，却精准捕捉到乡村创业的真实困境：资金短缺的焦虑、观念冲突的无奈、技术落地的阻碍等，每一个细节都能在现实乡村中找到原型，很是让观众共振、共情。

轻喜剧手法的运用，让该剧的贴近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表达维度。剧集摒弃了乡村题材常见的厚重叙事，以清新灵动的笔触化解创业的艰辛：麻青蒿返乡后父子间“斗智斗勇”的幽默互动，麻青蒿之父与袁月亮之父的斗嘴互掐，吴艾草被妻子追着泼水的狼狈模样等，啼笑皆非的片段不仅让乡村故事变得轻松，也更贴近了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。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方式，让《乌蒙深处》的生活表达更真实与细腻。

该剧的乡土地域审美不止于乌江边“悬崖村”山水风光的表面呈现，更在

于对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与情感表达。《乌蒙深处》以贵州乌蒙山区为叙事场域，将苗族、彝族等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活智慧融入剧情的肌理之中，让乡土气息不再是悬浮的符号点缀，而是推动故事发展、塑造人物性格、承载主题思想的核心力量。剧集如同一位耐心的绣娘，用苗绣的针线、芦笙的旋律、村寨的格局，一针一线绣出了乌蒙山区独有的文化精神面貌，让观众在感受乡土之美的同时，触摸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。苗绣作为剧集的核心文化符号，被赋予了丰富的叙事功能与精神内涵。剧中不仅完整呈现了从采麻、纺线到刺绣的传统工艺，更深入挖掘了苗绣背后的文化——“黄色的线条是黄河，绿色的是长江，三角形是一座座山”，老绣娘的话语道出了苗绣“穿在身上的史书”的本质，每一个纹样都是民族迁徙的记忆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袁月亮的成长轨迹，恰是苗绣文化的传承与新生之路：她初登场时身着紫色苗绣围裙，纹样传统而朴素，象征着对非遗技艺的坚守；随着剧情推进，她带领绣娘们将蝴蝶纹、鱼纹等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，开发出箱包、围巾等文创产品，甚至登上巴黎时装周的舞台，此时她的绣品色彩斑斓、风格时尚，却始终保留着苗绣的文化内核。这种服饰与技艺的演变，不仅是角色成长的视觉符号，更隐喻着非遗传承的当代命题：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在坚守本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。剧集对苗绣产业化的刻画，并非一帆风顺的理想化叙事，而是真实呈现了版权侵权、市场对困难、传统与创新的矛盾等现实困境，这种真实的挣扎与探索，让文化传承的展现更具张力与深度。

地域视觉语言和方言俚语的运用，让乡土有了更亲切的气息。剧集坚持实景拍摄，将乌蒙山的雄奇险峻与乌江的秀美风光自然融入视觉叙事：无人机航拍镜头下，蜿蜒的盘山公路如巨龙盘踞；微距镜头里，乌江水面的粼粼波光与绣针在土布上的穿梭轨迹相互呼应；

广角镜头中，吊脚楼群掩映在青山绿水间，构成一幅诗意的乡村画卷。这些自然风光不仅是场景背景，更参与到故事建构中——山的阻隔既是物理空间的障碍，也是精神突围的背景；水的灵动既象征着生活的韧性，也暗喻着文化的流动。剧中人物对话中夹杂的贵州方言俚语，如“要得”“搞哪样”“巴适得很”，以及“以前出门靠攀爬，现在游客挤不下”这样质朴直白的话语，让地域文化的表达更显鲜活。这种“景情相融”“语情相生”的创作方式，让《乌蒙深处》的乡土气息不再是单一的文化符号堆砌，而是一种浸润在山水、语言、生活中的精神气质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真实的乌蒙山区，感受着那里特有的地域风土人情与民族文化温度。

剧集对乡村现代化的呈现，始终围绕人的现代化来展开。乡村的现代化不仅是产业的升级、技术的革新，更是人的观念的现代性转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。剧中的“乌蒙三棵草”与袁月亮，都是“土地里的追光者”，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成长，而村民们从最初对电商直播的抵触到主动参与，从对非遗创新的质疑到全力支持，从对返乡青年的观望到携手奋斗，村民们的每一次转变，都是乡村现代化的生动注脚。这种对人的关注，让《乌蒙深处》的现代化叙事更具温度与深度。

综上所述，《乌蒙深处》从传统乡土叙事模式中脱颖而出，以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创作姿态，将现实生活的肌理、民族文化的根脉与时代振兴的脉搏熔于一炉。它不再是“静态的文化陈列”，而是让苗绣、芦笙等非遗在现代传承中焕发新生；不再是“城市拯救乡村”的陈旧叙事，而是书写游子以现代理念返回故土的共生之路；不再是单一的温情或苦难抒写，而是还原乡村振兴的真实褶皱与蓬勃生机，为新时代乡土文化精神的表达开辟了更为阔远、深沉的审美视域。

（作者系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）

在国内的一次声乐赛事中，我结识了青科教授，当时由于参赛的学生较多，评委工作也繁杂，我与他留了微信后便匆匆别过。与青科一别后，我们便各自忙于自己的教学，除了在微信朋友圈偶尔掠过一眼，没有太多的联系。今年10月，受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的邀请，到了我阔别40年的贵阳，初到贵州是在1985年，那年跟随首都艺术家“酒乡行”代表团到黔地考察。40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心潮难平，我已经由当年的一个年轻人进入古稀。这次到贵阳，恰逢青科教授带着弟子在贵州大学举办执教20周年音乐会，我便应邀前往。看着接受过青科指导过的优秀学子站在舞台上引吭高歌，看着青科动情地听着弟子们的激情演唱，我想此时此刻的他一定沉醉在芬芳桃李的环绕之中，一定在回忆着这些曾经的学生、现在的学生的每一帧过往。学生们的歌声中，充满了对母校、对青科教授的感恩，也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无限爱戴。看到节目单我突然警觉到，在我的微信人名标注中，青科的名字一直标注为“青棵”。不过，青科像极了青棵。

在青藏高原的苍茫天地间，青棵以独有的姿态和韧性扎根于高原腹地。这种“耐得住严寒、扛得住贫瘠、顶得住风沙”的特质，正是青棵最动人的生命底色。

青科有“高原风骨”般的人格，他如青棵。也如他当初选择并扎根贵州，而不是回家乡湖南。

青科初抵贵州，便被苗歌的清亮、侗歌的醇厚与布依民歌的婉转深深触动——这片土地的民族音乐不是博物馆里某种固定的标本，而是流淌在山间田畔的鲜活生命，是声乐教学最珍贵的本土素材。其实，更打动他的是贵州对美育的渴求：山里孩子眼中对音乐的向往、贵州高校对艺术教育的重视，以及贵州省对文化品牌打造的高度重视。“多彩贵州”歌唱大赛的举办，贵阳交响乐团的成功组建等，让他看到了在这块热土上深耕的价值。毋庸置疑，选择贵州、扎根声乐教学，是由于“榜样引路”。初入行业时，他深深敬佩老一辈教育家的坚守、贵州大学育人的成果、贵州籍音乐家在全国乃至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，以及深耕本土音乐传播优秀的前辈和校友，让他看到这里有着深耕的土壤、有成才的可能。20年来，他成长于老一辈的教育精神“传帮带”的育人氛围，见证着贵州大学音乐学院从积淀到腾飞，20年过去，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声乐课程从省级一流课程《声乐专业》到《音乐表演》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跨越。

当初面对基础薄弱的学生，青科要从气息、咬字逐一带教。为打磨一场演唱会，经常会挑灯夜战，排练厅的灯光常常从黑夜亮到凌晨。但这份“从零开始”的挑战，坚定了他要在这块土地上“因材施教、全城培育”的执教信念。如果说欢乐、快乐、高兴，那就是他见证了学生从唱着“大白声”开始且腼腆羞涩地站到舞台上，到自信登台、声音通透的蜕变。

青科的学生，有从没演唱过外文声乐作品，到考上了声乐博士的；有从全班倒数第二，成了保持在本年级前三的；有从青涩的大学生，成了大学的声乐教师的。青科的学生，有的在上海歌剧院、四川音乐学院任职、任教，有的成为非遗音乐传播者，还有的扎根乡村开展音乐支教。悉心教育的学生出成果，这种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盛景，是青科最珍贵的记忆和最开心的事情。

青科对美声与民歌、与中国声乐作品的关系一直有思考，对美声与本土民歌、西洋音乐与贵州民族音乐的融合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，美声与本土民歌关系，二者应该是“技法与灵魂的结合”。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能让贵州民族声乐的细腻情感更精准传递，而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为美声注入新鲜生命力。他曾尝试在教学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，指导学生用美声演绎贵州民歌，既保留民族韵味，又拓宽了美声的表达边界，相关探索也体现在科研项目与教学实践中。他始终认为，这不是简单的“叠加”，而是“基因重组”式的创新。贵州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律、咬字行腔，能为美声注入鲜活的文化灵魂，打破传统美声的“洋派”局限。通过“师生共研”模式，他组织学生挖掘民族音乐素材和具有本土特色的作品，在毕业音乐会中展示，既保留了民族音乐的“原真性”，又赋予其现代艺术表达，让传统音乐焕发新生。

在他看来，美声与本土民歌也好，西洋音乐与贵州民族音乐也罢，都不是简单的“拼接”，而是“灵魂相融”的实践与创新。仅歌唱而言，美声的科学发声体系能让苗歌的“飞歌”更具穿透力，而贵州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律、生活化咬字，能为美声注入“烟火气”与“文化魂”，打破传统美声的“洋派”局限。青科主张，让民族音乐既有“土味”根基，又有“国际范”表达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赋能才是正道。

现任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、教授的青科对声乐专业的发展有很多展望，“贵州从不缺好嗓子，更不缺对音乐的纯粹热爱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根基。”从宋树秀、沈建坤、张贵华等老一辈教师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，为贵州声乐教育筑牢根基，到杨晓萍、柳红玲、龚琳娜、殷文霞、穆维平等贵州大学知名校友让贵州声音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贵州大学声乐专业将继续立足贵州本土优势，传承老一辈教育者的初心，发掘更多有天赋、有爱好的青年学子，助力他们成长为兼具专业实力与文化自信的声乐人才，让更多“贵州好声音”唱响全国、走向世界。

（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、男中音歌唱家、音乐评论家）



青科（前排左一）在执教20周年音乐会上表演。（作者供图）